

莆田縣志

PUTIAN XIANZHI

人物志（第二集）

（草稿）

莆田縣縣志編集委員會

1961年12月

人物志(草稿)第二集

目 录

唐 代

吳 興……………「莆五中縣志編寫小組」編寫(1)

黃 滔……………「莆二中縣志編寫小組」編寫(2)

宋 代

錢四娘、林從世、李宏…………「莆一中縣志編寫小組」編寫(3)

陳俊卿……………「莆一中縣志編寫小組」編寫(7)

劉克莊……………「莆一中縣志編寫小組」編寫(11)

元 代

洪希文……………「莆田師範縣志編寫小組」編寫(17)

周 弼……………「莆田師範縣志編寫小組」編寫(20)

明 代

柯維祺……………「莆二中縣志編寫小組」編寫(21)

黃仲昭……………「莆二中縣志編寫小組」編寫(24)

彭 韶……………「莆九中縣志編寫小組」編寫(28)

清 代

江春霖……………「莆六中縣志編寫小組」編寫(30)

民 國

黃 廉……………(35)

莆田縣志人物志（草稿）

（第二集）

吳 興

吳興生平事迹未詳。唐建中間，吳興抱極大決心，出資修建莆田延壽陂，用以蓄水、溉田，並圍墾海灘為田（按田皆在陂下），共四百余頃（清一統志），這是千余年前一個地方水利的輝煌成績。按延壽陂在莆城北七里，吳興所築的陂，就在那里。這條「壽溪，自游洋源，溯延壽，東入海，吳興認為溪出杜塘，近流入海，不足溉田，因之就延壽陂后築海為田，既築陂以蓄水，又修建長堤以障海，導水南流入沙厝坂墾為巨溝三，析為股溝五十九，分為二派：曰長生港；曰兒戲陂，瀕海六十余泄以緩沖水的流勢。當時寧賢里一派都供給此水。所謂長生港者，按即延壽陂中港，在漏塘，深八尺廣五丈，口深四尺，時水暴發，吳興於漏塘上開港通溪，開拔溪源時水下海，民田獲利，號長生港；所謂兒戲陂者，是當時水流直涌壅沙為壩，遇水入洋，遇時水發，推沙出海，水過溪，順沙復成壩，象兒戲一樣。吳興建陂目的即在疏比二派，洩時水。莆田人言南洋水利曰李長官（按宋熙寧八年詔募修木蘭陂，侯官李宏應詔至），言北洋水利曰吳長官，即本此（閩書稱長官所陂延壽溉田可萬頃，以隄杜塘溉田可二千余頃，俱未確，實際只數萬畝耳）。據傳說品時山洪多次決堤，鄉中羣衆迷信，認為有蛟龍為孽，吳興決心為民除害，提刀磨穴，與蛟決斗。遂與羣衆約定，「後流清，蛟斃，溪流赤，則我死矣。」他就帶工具入水與蛟斗，過了三日，乃出現於東方記潭中（傳說此地即今的「吳刀」村），血戰于潭（傳說此地即今的「赤厝」）。村鄉中羣衆，深為感動，為他修建廟宇，年年祭祀紀念。宋紹興十九年，郡守陸漁等以吳興有功在民，奏封義勇侯，到現在羣衆一談到莆田水利，的確說北洋是指吳長官，南洋是指李長者，這樣流傳雖有似於神話，但在封建社會里富裕之家象吳興的人，不僅急公好義，替人民做許多好事，最難得的即是在于能把自已寶貴生命貢獻給水利事業，造福后代子孫，這是反映莆田人民對吳興的紀念和愛戴的情感表現。

黃 滔

(公元840年 — 公元911年?)

黃滔，別號文江，他是唐朝桂州刺史黃的六世孫。父名炯，因為兒子做了御史，也受贈御史官銜。滔篤志好學，和他的從兄黃璞齊名，「溫藉文彩」，當時人都很敬重他。黃滔在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壬辰（公元872年）中了舉人，再經二十四年，到了昭宗乾寧二年乙卯（公元895年）才中了進士，光化己未（公元899年）得受國子四門博士的顯銜，天復辛酉（公元901年）從閩相王審知陞遷了監察御史裏行的官，朝廷賜他「緋魚袋」，充了威武軍（即今福州）的節度推官。唐末五代時方鎮軍閥，多數雄據僭號，獨王審知轄有全閩，而終其身為節將，和唐王朝的中央政府，相安無事，使福建全省，免受兵災，這都是黃滔從中規正的功勞。到了五代朱溫后梁的時候，他歸隱南山，足跡就不再向西方去。當時中州的學者，如：李洵、韓偓、王祿、崔道融、王標、夏侯淑、楊承休、楊贊圖、王綢、傅懿等，這些名士，都從荆襄吳楚等地而來福建，依靠他做主人翁。他特別和羅隱、陳蟠、翁承贊、陳黯、徐寅、林嵩等幾位，交稱英逆，經常賦詩相和。他的文章，「瞻瞻有典則」，詩「清淳雪潤，若與人對話，有貞元（唐德宗）長慶（唐穆宗）風概」。賦「和氣郁郁，雄新雋永」，讀了能使人廢卷太息。（均見石遺室書錄）他所寫的序文和誄詞，「凄惋真摯」，具有濃厚的感情。唐書藝文志載：他著有集自秀句三十卷，「是編集了閩人的詩，自武惠（唐高祖）肅宗（唐昭宗）。」可見是包括全唐時代福建人所做的好詩了。胡震亨說：「是書所集，皆閩上詩，惜尋訪未得。」還有黃御史集十卷，也是散失已久。宋紹興間，他的八世孫公度才搜集十卷，名叫東家編略。他的詩集，有宋淳熙刊十卷本，明正德八年重刻宋本，明萬曆中曾學棧刻八卷本，明崇禎十一年黃起有八卷刻本（板存東里愚力齋），四庫全書鈔本，清同治十年福山王鑑棠天壤閣刊本（二卷，別錄一卷），蘇芬樓影明（曾學棧本）刊本，全唐詩刻詩二卷，唐詩百名家集刻詩二卷。這樣他的名字見重於世，于此可見了。所以閩中推他為「文章初祖」。在唐代莆田人中，是比較早露頭角的一個。明成化元年，興化知府黃特別建一座坊來紀念他，他的事跡見

一統志，八閩通志，莆陽文獻，名公事迹等書。舊莆田縣志列他的傳在文苑傳中。因為年代久遠，他的生卒年月，還有問題。據他的裔孫黃蔡翰所著御史公年考一文中，暫定為公元840年至911年（即唐文宗開成五年至梁太祖乾化元年），崇翰說：「公委蛇於危亂之朝，溫溫惓惓，其修密矣，固宜遐齡，而文字可考者，只七十二載，或誕降猶前於庚申一二年，考終尚后於辛未數年，則蹟大考，理有之矣。」（見黃御史集卷八第十三頁）因為文獻不足，確定歲月，無從臆斷，只好存疑，以俟后代考古的人，作最後決定。總之：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於詩文，其次在於規勸王宰知，使吾閩免鋒鏑之慘。這也是普通人很難做到的，所以在舊社會上算是立了功。

參考文獻：1、福甯省志；2、興化府志；3、莆田縣志；4、新、舊唐書；5、唐黃御史集；6、莆田東里黃氏族譜；7、鄭岳：莆陽文獻。

錢四娘、林從世、李 宏

（生卒約在公元1023——1067年間、約在公元1023——1075年間、公元1042——1083年）

錢四娘（女），本省長樂縣人。她于公元1064年（北宋英宗治平元年）來莆，首次創建閩系莆田南北洋水利的艱巨工程木蘭陂。她的生卒年月不可考。但是她于英宗治平元年建築木蘭陂，當時應在壯年，而英宗前一代是仁宗，在位43年（公元1023——1063），她當出生于英宗年間；而她也水死于築陂甫成楓旱的時候，是在英宗治平年間（公元1064——1067）。据此推考，她的生卒年代當在公元1023——1067之間。

林從世，也是長樂縣人，舉進士科第。他于治平年間來莆，繼續四娘之后，第二次建築木蘭陂。他的生卒年月也不可考。但是同上推考，他也當出生于仁宗年間（公元1023——1063）；至公元1075年（北宋神宗熙寧八年）朱宏來莆第三次築陂時，未見他與聞其事，推想這時他極可能已經去世了。依此推斷，他的生卒年代當在公元1023——1075年間。

李宏，本省侯官縣（今屬閩侯縣）人。生于公元1042年（北宋仁宗慶歷二年）。「輕財好施，人因以長者呼之。」（見陳池養：莆田水利志內傳記。李長者傳中的附註和全書內陂塘、木蘭陂中的附註）他于公元1075年來莆，苦心經營，第三次築成木蘭陂。

木蘭陂建于木蘭溪上，它是莆田古代最大的一個水利工程，位在今華亭人民公社的陂頭村。木蘭溪發源于德化，匯合德化、永春、仙遊三縣360余條溪澗的水流入莆田，然後從三江口入海。在未築陂以前，莆田平原的南洋，由于海潮湧流木蘭溪而上，溪海之水鹽淡不分，農田只靠六個水塘（橫塘、新塘、陳塘、唐坑塘、許塘和國清塘，見莆田縣志、輿地志）灌溉，雨多易澇，雨少易旱，人民深受其害。木蘭陂築成後，將木蘭溪攔腰截住，導入旁之溝渠，以灌溉農田十幾萬畝（縣志內載：分溉南洋田萬有余頃。元代時，陂左設萬金斗門，分木蘭之水以溉北洋。）溪水暴漲時，越陂流入于海，不致成澇。自宋代迄今千年間，南北洋農田均沾其益。

木蘭陂建于溪海涵湧的地方，工程艱巨，特別是在當時限于科學水平，僅為手工操作的條件下，要建築這樣的工程，確是一個偉大而艱巨的創舉。宋代時歷經三次和三易陂址才建築成功，這不僅是築陂者苦心經營的結果，也體現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不畏工程艱巨，不顧所耗浩大而毅然捐資首創木蘭陂者就是錢五娘。她于1084年「提金九掇大如斗」來莆（據鄭樵的真修木蘭陂記內載云：「錢氏之女用十萬緡」）。她的家鄉長樂離莆田百余里，在當時交通不便而又處在深閨的女子，能探知木蘭溪水利工程的重要，並不辭山川跋涉之難來縣興建，足見她平時就很重視水利事業和關心人民疾苦而具有急公好義的精神。尤其是在封建時代鄉土觀念濃厚的環境中，她能攜帶巨金而到遙隔百余里的外縣創建這樣艱巨的水利工程，更屬難能可貴。

她來莆後勘察陂址，僱用民工在將軍灘前（今俗稱樟林），截流築陂。關於她雇工建陂的情況，民間至今尚流傳不少的神話傳說：錢五娘雇民工築木蘭陂，每人每天工錢十八文，她把全天的工錢放在一個竹籬中，傍晚收工時，讓民工們自己向籬中拿錢。因為也有道法，所以民工們用單手抓起來是十八文，用雙手捧起來也是十八文。這一段傳說，固然參雜迷信的成分，但透過神話的外壳，深入體會其內容，就可以意會到也是這樣地

信任民工，不用逐個發放工錢的方法，而讓他們自己拿取；民工們也受她信任的感召，更且看她捐資築陂是造福于莆田人民的義舉，所以誰也不肯貪心多取，只拿應得的工錢十八文而已，這表明了她相信勞動人民，同時也表達了勞動人民的優良品質。

她在築陂的同時，又從陂角山向南開鑿渠道，引水灌溉南洋平原。

在她的苦心經營和民工們的齊心奮力下，木蘭陂第一次建成了。陂成之日，錢四娘放舟陂上，酒酒臨溪，以慶落成。推想當時她看到滔滔溪水受遏于陂，循渠直下，南洋農田行將成為沃壤膏腴，內心當引為無限欣慰。正在酒酣欣樂時，忽然溪洪暴發，陂即被沖壞，功敗垂成。瞬息之間，情景全非，她從歡樂的高峯突然墮入悲痛的深淵，心靈受到巨創，無以自解，憤而投水與陂俱殞了。

錢四娘投水犧牲后，相率屍浮至白湖（亦名玉湖，即今門口村）香山地方，里人建立香山宮以祀之。「木蘭陂集」中莆陽木蘭陂水利志內有這樣一段的記載：「香山宮在白湖香山，祀錢妃。妃因陂崩赴水死，屍浮至此，七日聞香，里人建廟祀之。每風雨夕，隱隱見雙燈自山出，木蘭，故老傳為四娘巡陂云。」七日聞香和四娘巡陂的傳說，屬於神話，并非事實。但是說明了人民對她的紀念，並以她在生前既能苦心築陂，設想她在死后如果有知，亦當不能忘懷于陂的修建。

錢四娘首次建陂失敗是由于陂址「据溪上流，與水爭勢」（見陳池養的莆陽水利志中陂塘·木蘭陂一段所載）。陂址選擇不當，地高水急，溪洪一到就被沖壞了。

錢四娘死后，她的同邑人進士林從世，懷四娘之死，又於宋英宗治平年間（公元1064——1067年）帶金七萬緡來莆，繼續築陂。鑒於錢四娘的失敗，他就在下流定陂址于溫泉口。但他還一次也沒有能够把陂築成，這是由于溫泉口陂址「中流堤岸突起，而口隘狹，陂築水悍，為波濤所奪而廢。」（見同上書）同樣也是陂址選擇不當，再築未成。

公元1075年，侯官縣長者李宏應詔來莆，帶金七萬緡，開始第三次築陂，他得到僧家馮智日的協助，找出過去錢、林兩次築陂失敗的原因，選擇陂址在木蘭山下（即現在陂址），此處「視錢陂在下流，視林陂在上流，溪闊水緩，其下山勢適合，」（見同上書）這一次吸取了以往兩次築陂未成的教訓，在錢林二遺址之間，選定溪寬水緩的適當地點，得以建

成。陂共32門，溪底填以橫石，其上布以石柱，犬牙扣入，互相鎖鑰。陂闊35丈，深2丈5尺余，上障諸溪，下障海潮。又在陂的上下數里的地方砌以長石，阻遏浪潮。同時在陂的南“築迴欄橋，開大溝7條，小溝109條，導溪水過橋入溝，灌注南洋農田。並在陂的下流築洋城、林墩、東山三個斗門，洩水入海。另設許多涵洞，以疏通斗門之所不及。這樣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木蘭陂水利灌溉工程系統。這時水足田腴，李宏就將上述築陂以前的舊水六塘，填了五個作為農田，只留國清塘（即今黃石公社的上海）一個以備大旱。（見府志、縣志輿地志和莆田水利志內的木蘭陂圖說所載。）

李宏于公元1075年來莆開始築陂，開闢數年，至公元1083年（北宋神宗元豐六年）陂成而卒，年僅42歲。（見莆田水利志中傳記。李長者傳附註）。

后在元代時，總管郭榮兒和張仲儀又于陂的左岸開一個萬金陂門，即陂北石橋（后去河為橋，仍用舊名稱為斗門），開溝繞洋城與延壽溪的水匯流，分木蘭溪之水以灌溉北洋，並溝通了南北洋的水利。自是莆田南北二洋，舟楫相通，田疇相望，風景不亞江南（見縣志輿地志和莆田水利志中木蘭陂圖說）。

后人爲了紀念錢四娘、林從世、李宏和馮智日等人的築陂功績，在木蘭陂附近建立錢妃廟、李長者廟和馮禪師廟並兼祀林從世。又莆田其他地方也有建立祠廟留爲紀念，如上述的白湖香山宮和東角村的崇勳祠祀錢四娘、大孤山（李宏卒于此處）的旱仙祠祀李宏等（見木蘭陂集、莆田木蘭陂水利志）。歷代莆田名人如鄭樵、劉克莊、余闕等都曾爲木蘭陂和廟祠作題記，其文現在尚保存着。

錢四娘和林從世、李宏、馮智日等人苦心築陂，經過三次並三易陂址，敗而不餒，又能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同時在勞動人民發揮無窮的智慧和偉大的力量下，克服了當時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建成了莆田古代最大的一個水利工程。近千年來，莆田南北洋上余萬畝農田受到滔滔蘭水的灌溉，成爲水澤沃壤，從而促進了莆田農業生產的發展。后代人民飲水思源，所以建祠以紀念錢四娘、李宏等人的功績，同時也流傳了不少美麗的神話和傳說以歌頌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錢、林、李、馮等人能爲外縣的水利工程，捐資創建，絞盡腦汁，煞費苦心，這種關心農業生產和人民事

業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特別是錢四娘，以一個封建時代的深閨女子，却
能急公好義，首創艱巨工程，更為難能可貴。雖其築陂未成，而後人對
她的追念却較其他幾人為深，關於她的傳說也較多，至今尚留在莆田人民
的懷念中。

參考文獻：省志、府志、縣志；陳池養：莆田水利志；

李 熊：木蘭陂志。

陳 俊 卿

(1112 — 1183)

俊卿字應求，政和二年（一一一二）生于離莆城廂約五里的關口村，
幼時態度，即很莊重，不喜便嬉笑。

紹興八年（一一三八）俊卿考上進士第二名榜眼及第，在臨安轟了大
名之后，就開始他的仕途生涯。初任泉州觀察推官，勤于職務。到了期滿
的時候，因為他忤秦檜，不附和議，為秦所不容。到了秦檜死后，才召
為祕書省校書郎。不久做了殿中侍御史。的官。

南宋初期，以高宗為首的統治階級不顧北方人民受金兵殘酷的蹂躪，
在臨安過着腐朽的生活。他們只想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置人民的生命
財產於不顧，一味求和，不惜納賄納貢，加重人民的負擔，助長金人的氣
餒。正因為這樣，促使南宋的政治危機，空前嚴重。在這種形勢下，出現
了中小地主階級出身的仕人分化現象。俊卿傾向抗戰派，堅決主張抗金。
這種忠於國家的抗金思想和行為，像一條繩索貫穿他的一生，也是鼓舞人
民抗金鬥爭的一種力量。南宋初年，有相當時期的安定環境給中國東南沿
海的人民有幸勤勞動發展經濟的機會，這是中國人民對金勇敢鬥爭的結果。
所以陳俊卿的抗金思想和行為，在當時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

因為金兵的殘暴，破壞生產，生靈塗炭。階級矛盾暫時降為次要的地
位，種族矛盾暫時升為主要的地位，抗金成為當時勞動人民迫切的要求。在
金兵南侵，長江權搖搖欲墜的時候，俊卿意志堅強也走着抗金的道路。所以
他一做侍御史的官，就上疏要求高宗發兵三軍，使之抗金報國。那時宰相湯
思退為求和派之一，俊卿上疏論述他「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

多放棄權，蓋思退致身，皆渝父子恩也」。那時適有天變，他又上疏說：「冬日無云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於是詔罷思趙宰相之職。楊存忠不願恢復，俊卿就上疏勸他請求解除他的兵權。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阻用兵，並陳退避閩蜀的計劃。俊卿奏「請按軍法論斬。」高宗趙構許爲仁者之勇，授俊卿兵部侍郎。

金主亮率兵渡淮南侵的時候，俊卿受詔到浙西整理水軍。他認真整理和訓練，後來李寶在膠西擊退金兵，就是藉他訓練后的水軍的力量。又當完顏亮南侵時，張浚奉詔，督着長江的艦隊下來，可是主和派阻他的譚言，甚至說他陰有異志，俊卿上疏，直督「張浚忠蓋，白首不渝，竊聞譚言其陰有異志。夫受之得人心，伏士論，爲其忠義有素，反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爲變乎？」這一道奏疏上去，沒有得到結果，他因爲那時還是侍御史，有權請求面對，索性在高宗面前，把事情完全揭開，這才發表了張浚的建康事。時邊界一天天地緊張，宋軍剛剛北渡大江，對繁險要的地方；但是還沒有決定要進攻。俊卿那時上疏說：「今守禦略備，士氣亦張，慮金人知吾有備，僞爲甘言，復以和誤我。俟彼退歸巢穴，然后姑與之和，猶不失爲中策，但恐淺謀之士，苟安目前，而陛下欲其堅其計中，則大事去矣。」於是宋軍向金進攻，不久金軍內亂，金主完顏亮在兵敗后，被部下所殺（一一六一年十一月的事情）。這是俊卿計劃退還進攻金兵所獲得的勝利。

金主完顏亮死後，完顏雍即位，遣使來議和責臣體，並且要收回被宋朝新恢復的許多城郡，那時接待使洪遵上疏說：「疆土實割不可，禮節虛名不足惜。」俊卿說：「臣以爲莫若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省。金人挫敗之余，急于自定，豈能復以強大之勢，取必于我如前日之爲哉，惟在朝廷先定規模，乘其機會，量力以應，則復中原，調陵廟，亦不足爲難。」同時陳述選將練兵屯田減租的策略，并將戍守江淮的計劃，畫圖附上。這些可以說明俊卿有濃厚的民族氣節和他的抗金是有計劃有步驟的。孝宗趙春受禪后，任他爲中書舍人。

不久，俊卿以本職充任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兼管建康府。那時吳玠發動蜀兵從秦鞏進攻金兵，相持很久，不能決定勝負。俊卿上疏說：「吳玠孤軍深入，而金人衆衆拒戰，雖兩軍殺傷略相當，然久而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當思有以牽制之，莫若分遣舟師，出不意直搗山東，彼

必退師自救，而得乘勝定關中；我又及其未至，長驅直入，潰其腹心，百世之功，可一旦而立也。」不久南宋與金和議成功，朝廷命吳玠班師。致使卿所陳述的兩面夾攻金兵、潰其腹心以取得永遠勝利的主張，不能實現。這年冬天，俊卿被召還臨安，令他條陳時弊。

隆興元年（一一六三），南宋政府設立都督府，俊卿任禮部尚書，參贊軍事。當時張浚大舉北伐，因邵宏淵兵潰失敗，張浚上疏待罪，俊卿因參贊軍事有關，也上疏請罪。湯思退乘机建議取消都督府，以張浚為江淮宣撫使，駐守揚州。軍權完全削去了，但是還給他以死守揚州的責任，清清楚楚地這是主和派的陰謀，是湯思退、尹穡內心的秘密。卿看到這，乃上疏提出張浚如不可用，應當另擇良將；張浚如可用，應降級示罰，以責后效，不當改官，他甚至說清楚，如若留張浚于死地，人情罪量，尙何后效可圖。奏疏上去以後，孝宗完全醒悟過來，張浚的江淮宣撫使撤消了，依舊都督江淮軍馬。從這件事可以看到，俊卿是一位有血性負責任的大臣。後來湯思退再任宰相時，俊卿為思退尹穡所排擠，孝宗授俊卿寶文閣待制出任泉州知州。到思退因急和撤備之罪被貶逐時，太學諸生集在皇宮門前，要求孝宗召俊卿回臨安重用他。乾道元年（一一六五），俊卿還臨安，孝宗授他吏部侍郎，同修國史。不久外調任建寧知府。過了一年，升為吏部尚書。不久又授他，知樞密院事。有一次，俊卿受詔招待金使，魏大淵為副，俊卿見金使時不說一句話，表現他對金國統治者的痛恨。

乾道四年（一一六九）十月，孝宗趙昀授俊卿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俊卿當了相國之後，卸奔競、應應退，以用人為己任，所委派出來的官吏，都是當時優秀的人物。每次和朝士及牧守見面時，都留心詢問政治得失，人才賢否的情形。乾道五年（一一七〇），俊卿薦四川宣撫使虞允文為樞密使。允文到臨安時，孝宗用他為右相，俊卿為左相。他們兩人同時為相，全國人民有殷切望治的心。

虞允文好幾次向孝宗建議，派遣使臣到金，請金主把徽欽靈柩送回臨安。俊卿因為對金持不妥協態度，表示澈底抗金的決心，反對允文的建議。允文本是俊卿薦引的人，但俊卿一發現允文對金有屈辱求和的態度時，就堅決反對。所以他在孝宗採納允文的建議時，杜門求去。經過好幾次の上章，孝宗才給以觀文殿大學士的名義任俊卿為福州判官兼福建路宣撫使，俊卿離開臨安時，還諄諄勸說孝宗，應該修政操軍，不可輕易派遣使臣

•俊卿離開嘉安后，允文派遣使臣往金與金主商陵寢的事情；但不得要領，僅對金文作一次的示揚！

南宋統治階級對人民加重剝削，過着奢華的生活。金兵入侵，歲進貢物，國用浩繁，民生凋弊。在種族矛盾中更加深階級矛盾，同時加深了南宋的政治危機。淳熙二年（一一七五），孝宗任俊卿爲建康判官兼江東安撫。俊卿這次再到建康時，父老爭先恐後地迎接着。他在建康的施政務求寬簡，除征收南宋政府所規定的正稅外，不再征收其它例外的賦稅。建康人民，歡聲載道。這說明了俊卿接近人民和他對人民的愛護。

不久孝宗授俊卿少保職，仍任建康判官。那時俊卿八次上章告老，后來以少師魏國公的名義退休家鄉。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俊卿在退休期間恰逢生日，孝宗還特地御筆書問，並贈送「金器香茶」爲祝，可見孝宗對他的隆遇，這張孝宗御筆的賜札的石刻，迄今還存在（見莆田金石木刻拓本志），是我縣現存爲數不多的宋代碑刻。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逝世，年七十四。在病中，手書告訴兒子：「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孝宗聽到俊卿死訊，嗟悼不已，贈太保謚正獻。

俊卿勤懇愛國，堅決主張抗金，並且表現在行動上。在朝仗義執言，對求和派施以攻擊，毫無顧慮。在職以用人爲己任，所有奏請內容，都是興修政教有關的大事。有子五人：實、守、定、憲、宿。憲字師復，在朝時，寺丞丁燦出使金廷，憲慨嘆地說：「世仇未復，何以好爲！」憲孫陳瓚，也就是俊卿的曾孫。瓚有義氣，在元兵蹂躪中國東南沿海對人民大肆掠奪和屠殺時，他不顧生命的安危，在莆組織義軍，進行抵抗。后因衆寡懸殊，兵敗被執，不屈而死。

參考文獻：

- 1、重刊興化府誌
- 2、興化府莆田縣誌
- 3、宋史：陳俊卿傳
- 4、福建編年史
- 5、福建通志
- 6、莆田玉照陳氏家乘

劉克庄

(公元1187—公元1269)

劉克庄，字潛夫，號后村，莆田人，是我國宋代有名詩人之一，著有「后村大全集」計196卷。他生于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卒于度宗咸淳五年（1269），壽至八十三。

克庄是小官僚家庭出身的。他的祖父劉夙，字賓之，是宋代有名的理學家林光朝（號艾軒，莆田人）的學生，紹興二十一年的進士，做官于浙江的衢州和溫州，很有名望，後來，做過著作郎。孝宗時，宮中設射廳，大雨水螳害稼，羣臣都不敢說，而劉夙敢上疏啓奏，深得羣臣敬仰。他著有「春秋解」。劉夙和弟弟劉朔，都有著作，當時人家就稱讚他兄弟三人爲「三劉」。

克庄的父親名彌正，字退翁，是劉夙的長子。他幼小的時候，帶領幾個弟弟勤苦學習，因爲家境貧寒，借了鄰居老嫗夜間紡績時燈火射過來的光來讀書。彌正是孝宗淳熙時的進士，做人不苟立同異。也做過臨川縣的知縣，以後爲太常寺簿的官，那時也有許多爲國爲民的建議，但多不爲宰相韓侂胄所喜歡。

彌正爲官，一清如水，后来雖然做過吏部侍郎，一直封至少師，但家庭仍很窮苦。

克庄所處的環境，宜于讀書，少時，每天能讀萬言，寫文章多不反稿，執筆即成。他起初單名叫灼，在淳熙里詞賦都考第一，進入上庠。后来，他又跟從浦城人真德秀（號西山）先生學習。當時他的文章就已經成家了。寧宗嘉定二年（1209），他二十三歲了，由于祖父的庇蔭，受了皇帝的恩典，補了將仕郎，才改名叫克庄。后来他做南安地方的主簿。當時掌理兵民政事的帥司，都爭請他去當幕僚。嘉定五年（1212），他當福州右司參軍。后来，李玨爲金陵大將軍，請他去當沿海制司。那時，朝野人士都認爲金人衰弱了，朝廷出兵北伐，却敗于泗上，才停止進取的計劃，用守代戰。這時，克庄到了淮東，看到淮陽的守兵沒有幾千，他爲了國家長遠計，認爲應該注意緩急，就建議抽調最邊疆的守兵來防守。但是，他的正確建議，沒被採納，后来金人果然乘虛犯了安徽並攻入滁

州。這樣，金陵大受威脅，官民不安。他的愛國理想得不到李璣的同意，就辭職返家。他在家里，寫了「謝丞相啓」說：「方邊頭之告警，草檄居多；及江上之解嚴，拂衣逕去。力求南岳，歸養北堂，每云臣罪之當誅，敢緩吾謀之不用。」他雖然居于李璣幕下，愛國之謀不得酬，也自悔歸養是不應該的。

嘉定十五年（1222），胡機經略八桂，召他當經司准遣。他堅辭，寫了「辭挂幕辟書作」：「一昨聞公幕府開，夢魂頻繞嶺頭梅。久拋轉袴辭軍去，忽有弓旌叩戶來。茆舍相過爭借問，荷衣欲出却徘徊。舊時機筆今拋棄，孤負黃金百尺台。」但是，他辭不了。至終還是被請去了。

在桂林，他和胡機唱唱和和，寫了不少的詩篇。浙江永嘉人叶適（學者稱為「永心先生」，官至實文閣待制）大為稱贊。趙履常也評他的散語和水心相上下。後來，胡機他調，他也辭職返鄉。途中，有「發湘潭驛寄府公」詩云：「走本山中人，感激趨燕台。謬辱弓旌招，愧乏謀議陪。」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他是那樣的謙恭有禮。

理宗寶慶二年（1226）他改宜歙郎，知建陽縣。在任職的三年里，做到「司空訟少，吾民不識水旱」。但是，他仍然增糶賑米，「倉二千斛。他對人民的關懷，從這一點也就可看出了。

當他的老師真德秀在朝任參知政事時，深知克王學貫古今，文道騷雅，就把他再荐給理宗，任他故宗正簿，也做了樞密院編修官，兼直右侍郎。由于他詠了「落梅詩」的「東君認取花橫柄，却恐風高不主吹」句，御史李知孝和梁成大抄了他的詩給柄原史彌遠看，由此兩張廿載。因有病自請梅絕句：「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恐為卿忤當許，幸然不識桃符柳，也被梅花累十年。」後來得了鄭清的大力辯明才沒事，這是紹定四年（1231）的事。

克王深得真德秀的信任，理宗端平元年（1234），真王考中治國的軍政事務，就請他做機幕的將作監簿官，兼參議官；師府的事，都交給克王辦理。後來，德秀調去鎮守溫陵，克王却辭職回家。

端平二年（1235），克王作樞密院編修官，兼直右侍郎，那時，鄭僑和真德秀兩人為相，在理宗面前替克王辯白，理宗對他的看法因而有所改變。克王為了挽救國運，對權臣亂政，極為痛恨。這在他向理宗論對時可以看出。他說：「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

臣有禽受之量，而無主宰之功；聞列有不說之簡，而無酸醢之和。易一邊闕，淹久而後決，遣一儒帥，迫趣而始行，桑維翰一日易十節度使，郭子儀朝聞命夕就道，視今何如也。」又一點：「廟謀嘆異，邪黨擲擄，殆幾反戈以自攻，不憂探穴之復出，劉掌主調停而幾復族，曾韓爭大柄而卒相京，追思可畏也。陛下雖有退小人之功，而虛受思小人之謗。臣聞恒溫唾王衍諸人，自許豪杰，符堅笑之，語及謝安，則以爲江左偉人；秦檜嘗言諸人但當啖飯，觀吾致太平，而元尤將死，乃以張浚尙存爲憂。安之握兵，初不如溫，浚之挾虜，初不如檜，而二酋皆慢彼長此。今陛下託國，將來如溫如檜者乎？抑求如安如浚者乎？」又言：「善類之合，莫盛于本朝，言路之通，莫盛于本朝。祖宗以來，甘其苦實，養其直氣，有立行其說者，有久而思之者。有結忤而終合者，有自常調而處以清要者。」克生還說：「江東使事以恤貧民蠲流民爲最急。」貼黃以親老求歸養。他憂國憂民，無時或已。皇帝賜旨說：「朕知文名，有史學，即頒錫第之命，仍責修纂，」並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

克生在中書省七十余日，草擬了七十制，極力攻劾奸臣，冀望振飭政治，力圖強國。

淳祐七年（1247），克生升入寶文閣，知漳州，因爲母老，極力辭職。到了鄭清之再當宰相，他在龍圖閣任事。這時，他在六十一歲生日時，寫了「浪淘沙」詞云：「去歲脂公車，天語勤渠，絳紗玉斧照寒儒。恰似昔人曾夢到，帝所清都。骨相太清癯，竊墜須臾。今年黃勅換稱呼，只爲翁雙鬢禿，老不中書。」又詞云：「出臺太匆匆，主管滄浪，官全似紫陽翁。改個新銜，頭面改，又似包公。」他的內心總想能有机会多去見理宗，提供改革時弊的意見。

淳祐八年（1248年），皇帝命他做宗正少卿，他辭不就職，但依舊在龍圖閣，並知漳州。後來升爲樞密提刑，到任才一月，他的母親病逝，因而返家守制。

淳祐十一年（1251）年四月，克生做太常少卿，直學士院，他上疏說：「端平之失，在于施行說，周防疏，除間諜，然端平之政可改也，端平之心不可改也。」又說：「京尹征利已甚，流弊纒綿，下逮求作，磨爲宮市，害及樵夫，舞趾之澤息，荒尾之誘興歟？」又說：「趙范欲圖資鄧，唐鄧不可得，而壽陽先失，安隨那復均之境，皆爲棄墟。趙彥呐欲圖

秦軍，秦豈不可得，而劍關不守，五十四城盡成塗炭。外重而無以輔，內輕而無以守。」他這種愛國的建議，可是被察官鄭致親望論公疏不付。

淳祐十二年（1262），克主任右文殿修撰，知運寧府。二月，兼福建轉運副使，以部發上疏劾奏，六月，令依舊職提舉明道宮。這時，克主在家，築新居，揭卸賜「楊庵」「后村」二匾，日與賓客聯詠其間，曾自慰地說「吾得此足矣」。他雖然和那些察官對頭，但深得皇帝的器重，仍得優游于家鄉。

理宗景定元年（1260）六月，克主由于賈似道的推荐（克主少時，深受賈似道的父親賈涉所器重，所以和賈似道有世誼，正由於這，賈似道的亂政，他是不怎麼彈劾的，這是克主錯重私人感情的一個大缺點。）入朝供秘書監。十一月朔，他以對內對外的意見向皇帝說：「國以危機存，以快樂亡，臣愿陛下毋忘胡馬飲江時，大臣毋忘入峽時，毋忘漢陽舟中與白鹿磯時，士大夫毋以清談廢務，毋以浮文妨要人以藥石之言。」理宗說：「知卿愛君憂國，至老不衰，所以欲得相見。」于是給他權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十二月，兼史館同修撰。初，理宗過東宮，見書肆所傳克主文集，喜之，宣諭進呈，並賜宸翰曰：「賦典麗而詩清新，記映瞻而序簡古，片言隻字，捃經按史，謂非有裨于韓黑顧問可乎？」克主的文名，從理宗對他的評價中也就可見了。

度宗咸淳元年（1265），進封克主為莆田縣開國伯，加三百戶的食祿。二年，他已八十歲了。他的八十吟中云：「就莆食采國恩優，豈錦全勝萬里侯。却笑向來歸尚父，壺溪不老老營邱。」四年（1268）五月，度宗御筆云：「劉克主謝事先朝，年德俱高，特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從這更可以看出他也受到度宗的欽贊。

咸淳五年（1269年）正月二十九日，克主逝在家里，那時他是八十三歲，度宗封他為寶章光祿大夫，謚文忠，葬于我縣城北的徐潭（今延壽村附近）。

劉克主的文名，不僅名噪于當時，就是宋以后，也頗膾炙人口。克主特工于詩詞，他所寫的词，受陸游的影響，詞則有辛棄疾的風格，多是慷慨激昂地表達愛國思想。

他生不志事：揭撥奸，望輿治，援外侮，整民困，這從他的奏疏，輪對、詩詞里可以洞悉的。他的「滿江紅」的夜雨涼甚，忽動從戎之興里寫